

707671

067

1115



张震东

戰馬嘶鳴

安徽人民出版社

61
115

707671

061
1115

张震东 著



战马嘶鸣

安徽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粟 裕
责任编辑：龚 浩
封面设计：西 水

战 马 嘶 鸣

张震东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75 字数80,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7,500

统一书号：10102·1015 定价：0.48元

目 录

转战千里	(1)
在新四军建军初期	(22)
浴血奋战	(45)
保卫掘港	(71)
在七战七捷中	(86)
痛歼第一快速纵队	(113)
枣庄战斗	(121)
莱芜聚歼李仙洲	(127)
苏中战场的最后两仗	(132)
编后记	(147)

转 战 千 里

一九二七年，我十八岁，农民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大别山区熊熊燃起，我的家乡——六安县独山四十里岗，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农协“打富济贫”、“穷人要翻身”的口号，吸引着穷人的心，也吸引了我这个祖孙三代靠帮工讨饭为生的放牛娃的心，于是，我参加了由毛正初同志领导的地方武装。

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来到大别山，我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又由杨国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大别山里的战斗是相当艰苦的。有时，我们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饥饿和疾病时刻威胁着我们，野菜、树皮是我们的美味佳肴。敌人千方百计的想扑灭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消灭我们这股革命力量，斗争十分残酷。但是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一个心眼——为穷人打江山。

攻 打 大 马 店

为了发展大别山区的革命形势，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一九三〇年秋天，部队决定要打下由国民党十九路军占据的大马店。大马店是大别山里的一个战略要地，在敌人手里，它切断了我和外界的联系，牵制着我们的行动。要想顺利的开展

局面，巩固革命成果，必须要拿下大马店。当时我是营长。红二十八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亲自把拿下大马店的主攻任务交给了我们营。

接到攻打大马店任务后，我立即召开连长会议。各连连长听说要打大马店，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担任主攻。我说：

“我是营长，你们要是看见我怕死，不敢冲，就枪毙我，谁看见谁枪毙。同样，我要是看见谁装孬种，我就枪毙谁，别怪我不客气。”接着我向各连分配了战斗任务，各连长回去后又立即向战士做了动员。

在多次战斗中，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弱点，敌人最怕夜战、近战。因此，我们把攻打大马店的战斗，选定夜里零点。

驻在大马店的十九路军一个团，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工事好，根本没想到我们敢去啃这块硬骨头，所以对我们并无防备。我们趁着夜色靠近了大马店。我们的一个排摸到了敌人掩体前二十公尺处，敌人都没有发觉。我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划破夜空，四周杀声震天，敌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们已冲到他们跟前。我们的战士象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刺刀、砍刀杀得敌人嗷嗷喊叫，四处逃窜。我拎着一把大砍刀，连续砍倒了四个敌人。战斗进入最后阶段，我受伤昏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战士们已经在打扫战场清查俘虏了。

攻打大马店的这一仗，我们打得好，打得顺利，军部表扬了我们营，不久提升我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〇团团长。

歼灭钢三团、铁四团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

残酷的“围剿”，根据地人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使革命队伍和大别山的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张国焘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只有万把人，而且兵力分散，不能形成一只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在屡战失利的情况下，根据地军民思想上很混乱，我们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使整个苏区的斗争归于失败。这时，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我们集中力量与敌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消灭国民党钢三团、铁四团的战斗，更使我军军威大振，根据地人民对我们坚持斗争也有了信心，红二十五军的战旗，在鄂豫皖苏区迎风飘扬。

国民党的钢三团、铁四团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他们有精良的战斗武器，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蒋介石把“围剿”苏区，消灭我红二十五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刺探我军情报，企图在我军运动中截击我们，把我们一举歼灭。徐军长察觉到他们的这一阴谋以后，立即做了部署。他说：“不管什么钢三团、铁四团，就看咱们敢不敢干，把刺刀上上去，大刀片拿出来！凶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咱们刺刀敢拚，钢三团、铁四团就会变成豆腐团。”一天，我们在安徽、湖北交界处碰上了钢三团、铁四团。他们仗着自己武器精良，

有恃无恐地向我们扑上来。他们一个个光着一只膀子，提着大刀杀气腾腾的上来了。我们也用两个团的力量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战士们一个个卷着袖子，端起了刺刀迎战来敌。距离敌人四五十米的时候，我们几十个手榴弹同时甩了出去，趁着浓烟往上冲，大刀砍，刺刀刺，象捅西瓜一样。战场上，我们的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敌人临死前的嘶叫声，混成一片。我们的战士一个个都杀红了眼，我的一把大砍刀也砍卷了刃，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接着，我军的冲锋号响了，后备力量又冲了上来。敌人见势不妙，腿长的撒腿就跑，腿短的不是送了命，就是喊着爷爷老子的举手投了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很快就解决了战斗。这次战斗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团，我军仅伤亡一百多人。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钢铁团真的给我们打成了豆腐团！

深刻的教育

消灭了国民党钢三团、铁四团之后，我们来到了湖北麻城地区。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

七里坪位于湖北红安县以北四十余里的地方，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两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敌人工事相当坚固，兵力有三个团六千余人。此外，离七里坪不远的县城，都布有敌人重兵，可随时增援。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部队思想不通，对这个决定很有意见，认为我军没有攻坚条件。

因为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加之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而且长期转战，部队伤员较多。因而徐军长向省委郑重的提出了意见。可是省委坚持错误的决定，并且派人来协助指挥作战。

围攻七里坪战斗打响后，由于我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我们都无力控制；敌人外围援兵畅行无阻，气焰十分嚣张；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难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十分不满，纷纷提出意见。徐军长冒着受审查和生命的危险（因肃反扩大化），向省委提出了撤围的建议。但是，省委不但不采纳，反而对徐军长开展了无理的批判，把他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把他驱逐出会场。

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使我们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只剩七千人（包括重病号在内），而且体质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徐军长在战后的总结会上，泪流满面地讲述着这一仗的沉痛教训，追悼着牺牲的同志们，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省委，而是向广大指战员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当他说到“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死难的烈士”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广大指战员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件事情上，徐军长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丢掉“拐棍”打“猴子”

七里坪战役以后，我们红二十五军处境十分艰难，被迫向鄂东转移。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带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

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任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向我们发起了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我们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急得团团转。这时后边传来了联络号声，我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是兄弟部队，要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军长因为有病也没有过去。他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刚才就是他命令司号员吹号联络、收拢部队的。

天亮以前我抓紧时间把部队部署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军长的警卫员跑来通知我说徐军长让我立即去一下。我一路小跑到一片树林边，见徐军长虽然脸色有些憔悴，但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仍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的招呼我坐下来，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这时大批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军长泰然自若地指着山下的敌人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还摸不透我们的底，现在还不_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毫不费力的就突出了

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部队人数不过两千。可是皖西围剿我们的国民党匪军却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制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消耗战，不硬拚，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是由于我们正确的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反而被我们牵着鼻子跑。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原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命令部队就地停了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做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一块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边住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来才能通过。”说着，他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这个打拦路鬼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象往常一样，两眼注视着军长的脸，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定，这一仗只准打好，不许打坏，有困难吗？”他的两眼闪着热情信任的光芒，我激动的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的笑着向我胸脯上打了一拳说：“这回看你的了。”我憨笑的看着他。军长接着说：“我的位置就在这里，准备好了立即向我报告。”我向他敬了个礼就向团里跑

去。

虽说我参加革命好几年，打了不少仗，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基本上象徐军长说的那样要“拄着拐棍走路”，每次都是上级安排任务，首长制定作战方案，我吃现成饭，反正领导怎样布置我就怎样打。今天首长把制定作战方案的事都交给了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也是对我的培养和锻炼。我兴奋地一边走路一边想，考虑着这一仗该怎样打。同时我也担心，怕这一仗打不好，大队不能通过险区去和红二十五军会师，会影响红二十八军保卫苏区的整个战略计划。我默默地下了决心，只要能把山头拿下来，我就是战死也在所不惜。

我回到团部，立即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黄昏前又一道去察看了地形。晚上，我们围在一盏大油灯下，讨论着作战方案。我提出了我的设想：先以小分队佯攻敌人右山头，吸引其火力，再用两个营扑上去，先拿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消灭右山头的敌人。反正敌人也就是一个团，虽说“广西猴子”善于爬山作战，但是我们这长期战斗在大别山里的红军战士，也都是爬山虎，完全有把握把敌人搞掉。为了以防万一，我还留了一个营做后备队，在关键时刻，再把这个营，一锤子向敌人砸去，就是砸不烂他，也得把他砸扁。我立即跑步去见徐军长，向他汇报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他听后十分满意，用浓重的湖北口音爽朗的说：“蛮不错嘛！这一下‘广西猴子’要遭祸殃哩！”接着又对我强调一下这一仗的重要意义，并对我们的作战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做了必要的补充。他考虑得非常细致。我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说：“首长想的比我们多，考虑的比我们细致。”军长严肃的说：“不细致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拿千百个同志的生命开玩笑，大别山的乡亲父

老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我们这些指挥官不考虑细致，粗枝大叶，瞎指挥，是对不起人嘛！”这对我又是一个生动的教育和启示。为了保证我们这一仗能够胜利，徐军长还布置其他团给我们接应，同时他本人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亲自指挥。

拂晓前，战斗打响了。我佯攻部队首先向敌人右山头发起猛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这时我军冲锋号声、喊杀声四起，我善于进攻的一、二营突然向敌人左山头扑去。敌人想以居高临下的优势，把我们阻在山腰，我战士象一个个登山虎直扑山顶。几分钟的血拚，就拿了左山头。接着又歼灭了右山头的残敌。

“广西猴子”的一个加强团就这样被我们全部歼灭了。当我登上山顶时，敌人一群群的举着手跪在地上当了俘虏。战士们高兴的说：“大别山老虎”吃了“广西猴子”。这一仗打得痛快，打得漂亮。

战斗结束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正确制定作战方案的能力。”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确实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奇 袭 罗 田

消灭了一个团的“广西猴子”以后，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红二十八军与原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合编成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

(约一个营),不设师部。

新合编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出现,就象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于是国民党各路“清剿”军又向我们步步逼来。我军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现在刚刚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野菜稀汤。紧接着又面临这次“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十几万来敌,也支持不久。但是我军合编后士气很高,求战心切,根据地革命群众也大力支持,他们慷慨激昂的说:“敌人的烧杀,决不会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根据敌我力量情况,军部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敌人大举向我压来,其后方必定空虚,于是我们决定连夜奔袭罗田,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敌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来补充自己。方针已定,除留下少数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我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率领下,象一支利箭,直插敌人五十四师的心脏——罗田。

部队快速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罗田逼近。部队连夜摸到敌人脚下,拂晓前开始攻城。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狼狈逃窜。眼看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龄就要束手被擒时,忽然情况起了变化。城南一个师的敌军前来增援,吴焕先政委立即率领部队进行阻击,并派通讯员向已经攻入罗田的徐军长送信。不料通讯员途中中弹牺牲,因而没有联系上。敌人知道援兵要到又拚命顽抗了。徐军长发现敌人援兵要到,立即命令

部队迅速撤离。缴获的敌人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走的全部放火烧掉。在徐军长的指挥下，部队安全地撤出了罗田。这一仗，我们歼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另有军衣两千套，银元一万多元。当我军离开后，回头看着罗田方向的熊熊大火，战士们喜笑颜开，朗朗的笑声久久地回旋在鄂豫皖的上空。

打过这一仗以后，我们的装备加强了，力量扩大了，打击敌人也就更有力量了。在鄂豫皖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地方人民武装的配合下，我们抗击着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的“清剿”兵力，保卫了鄂豫皖苏区，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的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接着我们又奇袭安徽太湖县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灵隐寨两昼夜的激战，挫败了敌人追击我们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的战斗中歼敌一一七师两个团和驻在汤池的一个工兵营。同年十一月，我们红二十五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以后，来到了光山县斛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准备休整一下再迎接新的战斗。

长 征 路 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我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抗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带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

敌人得知我们离开鄂豫皖北上抗日，便派出重兵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妄想把我们消灭在长征路上。我军抓住敌人的弱

点，摸清敌人的行动，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大回旋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冲破敌人的“围剿”。部队比较顺利地穿过了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在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动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边堵截，企图扼死我们于豫南平原，这是我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位于许昌、南阳之间的独树镇。当时天下着瓢泼大雨，战士们没有雨衣，没有雨伞，一个个淋得透湿，又是寒冬腊月，天冷得出奇，但是指战员们，毫无怨言，一个个精神抖擞。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防线跟前。由于敌情不明，我们决定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并马上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然后再作决定。战士们靠在房檐下、树下避雨，等待着新的战斗命令。有个战士冻的浑身颤抖，不耐烦地说：“侦察什么呀！打就是了。”一个小战士回答说：“首长不是讲过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我看着这位刚满十七岁的小战士，他那眉宇间流露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心里说：“这是多好的战士呀！”

独树镇是豫中平原上的一个较大的镇子，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向西去伏牛山，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由这里通过，因而纠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布下了五道防线，象一只张开血口的老虎，蹲在路上等着一口吞掉我们。我们因连续战斗、行军，战士们十分疲劳，要想打下独树镇，顺利地通过去，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徐军长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张团长，首长让你

马上去他那里，开个会。”我问徐军长在什么地方？警卫员说：“就在前面一个农民的院子里，我领你去。”我跟着他到了一个破旧的小院里，这时各团干部都已经到齐了，吴焕先同志皱着眉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徐军长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抽着刚卷好的一支香烟，两个人都在思考这一仗的打法和布置。徐军长见人都到齐了，就讲了起来。他先分析了敌情，接着摆了一下我们的困难，然后他坚决地说：“我们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要是装蒜种退回去，肯定没有出路。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打仗要一鼓作气，冲过去就是胜利。”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三国时候的关云长？他说：“关云长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今天敌人在我们路上设了五道防线，这就是五关，咱们今天就要过这五关，把敌人杀个人仰马翻。”最后他谈了这一仗怎么打，并把任务分到每个团。吴焕先同志接着作了补充。首长对战斗充满了信心，我们也一个个信心百倍的离开了他们。

回到团里以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做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时，战斗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镇。枪声象炸豆子一样，震荡着整个平原。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九点，我们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军长命令我立即去军部开会。军指挥所设在离前沿只有二百米左右的一间草屋里。徐军长站在墙豁口旁，拿着望远镜观察着敌情的变化，见我们从前线下来的几个团指挥员，即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敌人三道防线，胜利在望，估计这个仗会越打越激烈。狗急跳墙，敌人会跟我们拚老本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前进一步，我们前进一步。我们不离开，你们